

散文

文具盒的回忆

■苏童

又是一年开学季，需要为孩子提前准备好好学习用具，文具盒是少不了的，且每学期开学前都要为孩子买个新的。这次开学也不例外，为孩子买了个漂亮的文具盒。米黄色的塑料外壳，上面是色彩斑斓的图案，大而且漂亮。打开它便也打开了我的记忆，使我想起那年那月的文具盒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许多村里光屁股的小伙伴一道，我被父母送进了村里的小学。那时候，在农村学校，文具盒还很少见。只有两三个穿戴像样的同学才有，而且是那种极小极简易的铁皮文具盒，使用一段时间，便锈迹斑斑。但他们每天都将文具盒摆在面前的泥土地上，宝贝似的连让人摸一下都不准。有调皮的同学便趁主人不在的时候偷偷玩弄一番，或用小小的铅笔头在上面发泄一下幼小的嫉妒。为此还爆发过大大小小的几场战斗。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就学会了化解自卑的本领，养成了品尝幻想的习惯。不过，最让我自豪的是我有一个当乡村医生的邻居，从他那里，我可以拿到我的“文具盒”——装药剂用的纸盒子。不但有，而且品种繁多：长方形的、正方形的、白色的、黄色的。在妈妈给我用碎布头缝制的花书包里，我总要

装上两三个这样的“文具盒”，一个自己用，另外的慷慨送人。当然不是轻易送的，要耍耍花招，装出副“这儿儿难办”的样子，拖几天，好好享受一下被人捧着的惬意与自豪。

然而，那东西极脆弱，就像如今的爱情，一场雨、一个跤，或一句不小心的玩笑就能使它送命。虽然邻居伯伯那里多的是，但我渴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文具盒，哪怕是旧的也好呀。这个念头曾深深地隐藏在我的心头，隐藏在每次丢掉纸盒子的那一刻失意里，隐藏在课堂上贼似的偷望别人文具盒的眼神中。那时，这个念头甚至成了一种压迫我的重负。

没想到，我的愿望竟变成了现实。一天夜里，我被人从熟睡中摇醒，听见母亲急切而又喜悦的声音：“快看，你爸给你带什么东西回来了！”爸在农闲时常给镇上人家做些木工活，也常带回来些吃的东西。这次是什么呢？糖果？花生？不，不，小孩子的眼球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的。我不情愿地睁开眼睛，几乎在同时一骨碌坐了起来——我分明看到爸爸手上捧着一个塑料文具盒。原来，这是爸爸干活那家孩子的文具盒，他买了新的，便把这个旧的送我了。

后来，识字儿多了才知道，那还不能算是地道的文具盒，还只是一个装补药的盒子。但对于那时的我，它却是个宝贝。虽然它是旧的，边缘已破，用医用胶布裹着。它的盖儿是用磁铁吸附的，我的小手在当时不知如何才能安全地打开它。那天夜里，我再也没有睡意，央求爸爸教我如何打开文具盒。于是，妈妈端着油灯跪在床上，爸爸侧坐在床沿上，用他那有力的、熟练于劳动的大手笨拙地向我演示着。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先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高中、省财专，但一直未能拥有一个漂亮的、崭新的文具盒。虽然市场上早已有了各种各样的文具盒，有的价格还不贵，但考虑到作为农民的父母，能供应我读完学，已是万般辛苦了，所以为自己买个文具盒的念头一直没有出现过。

幸运的是，大学毕业后，我顺利回到县城一个单位上了班，过上了稳定、幸福的生活，小小的文具盒已不再是奢侈品。孩子出生后，宝贝似的呵护着，还未入托，就为他买回了各种文具盒和图画书，上学了，又为他买回了更漂亮的文具盒，尽管价值不菲。在我求学那个年代，这真的只能是个梦想吧。

诗歌

黑蝴蝶（外一首）

■孙琳

黑羽叔低个儿，胖乎乎的
浓眉大眼，左腿有点跛
他是饲养牲口的能手
骨瘦如柴的牛
竟被他侍候得滚瓜溜圆
他爱那些畜生
他为它们梳妆打扮
他搂着它们的脖子说：乖
看它们似自己的孩子
他还是一个使牲口的好把式
一次一匹受惊的马
拖着一张犁飞奔，他飞起一鞭
受惊的马应声倒地

黑羽叔爱上了邻居小寡妇
他把大半辈子的积蓄给了小寡妇
他把喂牲口的大豆偷给小寡妇
他把一颗心给了小寡妇
小寡妇送给他一件白衬衫
他舍不得穿，压在枕头下
半夜里常常抱在怀里和白衬衫说悄悄话

他和小寡妇的爱
被小寡妇的两个侄儿知道了
他们把他捆起来吊在牲口屋的梁上

用赶牲口的鞭子抽
黑羽叔不喊疼，不求饶
从梁上卸下来时已是皮开肉绽，奄奄一息
但他很快就站了起来
温暖的春风吹拂他心头的伤痛
他又开始扛着笆斗喂牲口了
他依然站在门口向路口张望

忽然小寡妇上吊死了
他天天去小寡妇上吊的树前
烧纸钱，整夜整夜地坐着
后来，他也上吊了
在小寡妇上吊的同一棵树上
小寡妇的坟和黑羽叔的坟相距很远
有人看见一只白蝴蝶从小寡妇的坟里飞出来
绕着黑羽叔的坟翩翩飞舞
有人看见一只黑蝴蝶从黑羽叔的坟里飞出来
跟随着白蝴蝶，一前一后，一左一右
飞走了

素芳像一棵开花的果树

素芳有一双灵巧的手
他垒的墙，直、净，他垒的锅灶
不闷火，好烧。建猪圈，砌厕所
大小活计，一喊，他从不拒绝
弱智户孙天星，爷儿俩买不上年货
他把自家的猪肉、米面送过去
帮助他扶犁、播种、施肥、收获

昨天，我从周口回来
递给他一支香烟
看见他的手微微颤抖
手心里结满了巨茧
裂开一条条淤血的口子
一条胳膊被绷带裹着
我说，兄弟，咋不看看医生
他笑了笑说，没事
庄稼人哪个不得病

我走了，素芳弟没有走
一直站在我眼前
我有点恍惚，我感觉
素芳弟忽然变成了一棵桃树
他渗血的手忽然开满美丽的花朵
他走过的的地方，都留下花香
以至于全村都弥漫着醉人的香气

诗歌

安静的秋天

■李艳春

天空把心空下来
纯净得只剩下一种蓝
盛开几朵白云

大地把心空下来
碧绿得只剩下一种颜色
铺满成熟的庄稼

河流把心空下来
安静得只剩下一种声音
流动着时间的心跳

此刻我把心空下来
聆听着鸟鸣和天籁
装满秋天

送你一首快乐的歌

■张启超

人要是倒了霉，喝口凉水也塞牙。我今天算是走了妻子牙运——倒霉透了。平常上班都穿布鞋，原想礼拜天当官儿的都不上班，才穿了凉鞋，刚进车间被组长看到了，黑着脸，扬言要扣我五十块钱。我真纳闷了，机长穿的和我一模一样，还比我晚到，八点才提了早餐姗姗来迟。怎么单跟我过不去呢！这不是成心欺负老实人吗！

一上午，我的心情都糟透了，越想越气。本来一个机台三个人，一个机长，一个副机，就是辅助打杂，既要把材料放到机台上，做好后又要搬下来。他们只拿脚轻轻一踩开关，完事儿。而机长一个小时十二块，副机九块八，我累死累活一个小时八块六，脏活重活扫地都是我干不说，一个月还少拿四五百块。

气急败坏地干到十一点，机长说：“休息吧，不干了，反正是星期天。”说罢，趴到里面办公桌上打开手机玩牌去了。

我看机长不干，打扫完卫生，也掏出手机看起小说。没想到，刚开始看，组长又过来了，劈头就问我：“怎么了，十一点就停了？上班时间不准玩手机，不知道吗！下次再看到，扣你五十块钱。”

又是扣钱，一上午没过去扣了两次，这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呀！老子成奴隶了！他媽的，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才管八个人的小组长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不干了，到哪儿混不上三千块钱！我愤怒地把手套摔到机台上，愤然而归。

气昂昂回到出租屋，一屁股坐在床上，余怒未消，连电脑也懒得开，越想越觉得憋屈。辞职，不干了！我顺手拿起纸笔，刚要动笔，一阵刺耳的歌声从窗户钻进来：

送你一首快乐的歌，
高兴的时候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送你一首快乐的歌，
寂寞的时候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送你一首快乐的歌，
烦恼的时候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送你一首快乐的歌，
痛苦的时候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还有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在随着哼唱。

这是哪个三流歌星唱的？哪个混蛋写的词？什么痛苦的时候你就大声地唱出来，痛苦的时候哭喊都来不及，还有心思唱，不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感于《中国好声音》

■薛顺民

一
多少俗歌成旧梦，
欣闻大漠放歌声。
时空穿越传天籁，
星汉迢迢皓月明。

二
少年才俊步厅堂，
曼舞轻歌余韵长。
失意何须留慨叹，
来年折桂话沧桑。

三
慢道天平失度量，
向来评判各一方。
心如止水良知在，
留待他人论短长。

四
渴盼登台眼欲穿，
一曲吟罢意缠绵。
谁言大腕终无惧，
帷幕拉合雨泪滑。

五
舍我其谁唱好歌，
花甲时过又如何。
金声不必论长幼，
一夜曲高震汉河。